

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

第三辑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前夜 父与子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俄】屠格涅夫



延边人民出版社

前夜 / 父与子



求石 张冰 李毓榛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夜 父与子 / (俄罗斯)屠格涅夫著; 求石, 张冰,
李毓榛译, -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1.4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 梁羽龙, 张海军主编)

ISBN 7-80648-580-5

I. ①前…②父 II. ①屠…②求…③张…③李…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
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234 号

.....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

出版: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刷: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 1-3000 册

印张: 284.25 字数: 8180 千字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80-5/I·177

文库定价: 1980.00 元

新译本序

魏 玲

俄国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的著名长篇小说《父与子》，是他的六部长篇小说中的第四部。这是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杰作，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屠格涅夫提出《父与子》的创作计划，是在1860年8月；次年7月，完成初稿；1862年3月正式发表。这部作品的创作和问世的时间，正是近代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的转折时期。

从1825年开始的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为代表的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个时期，即贵族时期，到这时已经宣告结束了；大体上从1961年起，俄国解放运动开始了它的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为代表的第二个时期，即平民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父与子》描写的，正是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以贵族自由派和保守派基尔萨诺夫为代表的“父辈”和新兴的以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为代表的“子辈”的冲突。而处在这部小说的中心地位的，则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

作者在解释自己的意图时是这样说的：“我幻想着这样一个人：他阴沉、野蛮、高大，一半是从泥土里长大的，刚强、凶狠、正直，但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始终还站在‘未来’的门口。我幻想着一个奇怪的跟普加乔夫相等的人。”他认为，巴扎罗夫正是这样的一个“新人”。

在近代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个阶段即贵族革命时期，屠格涅夫

创作的小说《罗亭》、《贵族之家》的主人公，无论是满怀着“投向未来”的憧憬、却又缺乏行动能力，连一桩和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事也做不出”的罗亭，还是那个已经不再具有罗亭那种理想主义的英雄气质的完全意义上的“多余人”拉夫列茨基，他们都出身于贵族，属于贵族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小说虽也偶然涉及平民知识分子，如达里雅·拉松斯卡雅庄园中的年轻的家庭教师巴西斯托夫和拉夫列茨基在大学时的同学米哈列维奇，但并没有置于舞台的中心，只是对主角起着陪衬的作用。当近代俄国的解放运动即将进入第二阶段即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前夕，他在《前夜》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英萨罗夫的形象。但这个英萨罗夫只是一个来自异邦的献身于异邦的解放事业的“自觉的英雄”。而当近代的俄国解放运动刚刚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他在《父与子》中就塑造了俄国自己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典型巴扎罗夫的形象，与英萨罗夫不同，巴扎罗夫已经是一个扎根于俄罗斯大地的“新人”了。

《父与子》的故事主要情节，发生在1859年5—6月间。平民出身的医科大学生巴扎罗夫应自己的崇拜者、贵族青年阿尔卡沙·基尔萨诺夫的邀请，到他父亲的庄园——玛里伊诺作客小住。阿尔卡沙的父亲尼古拉·基尔萨诺夫是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倾向的贵族，伯父巴维尔·基尔萨诺夫则是一个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贵族。巴扎罗夫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反对贵族的思想原则和生活方式，厌恶他们那种脱离生活实际、虚掷漂亮词藻的浮夸作风，因而同他们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父辈”与“子辈”（阿尔卡沙开始时与巴扎罗夫站在一起；后来继承父业，重新归属于“父辈”。）就文学、艺术、道德、自然科学、哲学、社会原则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巴扎罗夫在精神上始终处于优势。由于一个偶然的机，巴扎罗夫结识了美丽优雅的年轻富孀奥金佐娃，并且爱上了她。这个慵懒的贵妇人虽然欣赏他的非凡气度和独立见解，但拒绝接受他向她表白的感情。当他从奥金佐娃庄园返回阿尔卡沙家后，为了一桩表面看来纯属私人的感情纠葛而同巴维尔进行了决斗。巴维尔受了轻伤，巴扎罗夫也不得不于次日告别了玛里伊诺，回到自己年迈的父母身边。

他帮助他父亲在乡村行医。在一次解剖尸体时，他不慎割破手指，感染病菌，终于英年早逝。

巴扎罗夫这个形象不是作者虚构的。作者说过：“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是一个叫我大为惊叹的外省青年医生的性格（他于1860年以前不久逝世）”。当时，他在一列客车上邂逅这个姓德米特利耶夫的青年医生，尽管两小时以后他们即将分手，但这个青年医生的锋利而独特的谈话却给他留下了极为强烈的印象。他感到，“这位杰出人物正体现了那种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使我不安的是这个事实：我觉得到处都有的东西，在我们全部文学作品中却连一点迹象也看不见”。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就是要真切地把这种重要的但还没被人们认识的现象用文学的形式揭示出来。为了这个目的，他着实是费了一番苦心。他说，“我写《父与子》的时候，我一方面记着巴扎罗夫的日记，倘使我读到一本新书，倘使我遇着一个有趣味的人，或者当时发生了一件重大的政治或社会的事件，我就依据巴扎罗夫的观点把这全记在那本日记里面。结果写成了厚厚的一大本，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东西。”

当然，巴扎罗夫并非单纯是那个外省医生的肖像。当作者把这个形象称为虚无主义者——否定者的时候，他同时也想起了从别林斯基到杜勃罗留波夫这些新人。他在论及巴扎罗夫时，就直接把这个形象同自己“所认识的真实的否定者”别林斯基、巴枯宁、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司比也涅夫等作过比较。作者本人曾经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主要阵地《现代人》撰过稿，同这些新人有过交往，并且还接受过他们的影响。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将不难在巴扎罗夫的身上发现《现代人》的若干影子。比如，巴扎罗夫在否定巴维尔所宣扬的人们应该根据原则来生活时宣称，“做我们认为有益的事情，就是我们行动的原因。”；而这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凡是对人有益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善事”。甚至巴扎罗夫的某些偏狭的观念，如无条件地否定艺术，否定音乐，否定诗歌之类，这类后来包含在皮沙列夫思想中的见解也是屠格涅夫从当时民主主义青年的某些代表身上观察到的。由于巴扎罗夫的形象在生活中有它

的实际根据,而不是某种观念的演绎,这个形象本身才能生动地站立起来,并因而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屠格涅夫本人是一个自由主义的贵族,他同它小说中的主人公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是处于对立的营垒的;而且在创作这部小说时,他刚刚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阵地《现代人》杂志编辑部实行了决裂。不过,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认为“真实有力地反映真理与现实生活乃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个真理跟他个人的倾向并不符合”,因此,他并没有从个人的政治观念和好恶出发,直接勾勒出巴扎罗夫的形象,更没有曲意用违反生活真实的虚构的情节去丑化他、侮辱他。

在屠格涅夫的笔下,与以往那些耽于幻想、崇尚空谈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同,巴扎罗夫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和行动能力的人。他从事工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他认为“只是不费吹灰之力地去一味空谈国家弊端,这只能导致低级趣味和学理主义。”与以往那些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醉心于德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罗亭们不同,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崇尚理性,注重科学实验。他不无病呻吟、多愁善怨,他在生活中采取务实的、积极的态度。与那些贵族老爷或少爷相反,他来自人民,接近人民。当他在基尔萨诺夫田庄出现时,“仆人们都喜欢他”,“尽管他嘲弄他们;他们仍然感到他是他们的兄弟,而不是位老爷。”同他在一起,他们感到没有拘束。

巴扎罗夫的最可贵的特点,在于他对于贵族社会所持有的那种彻底的否定精神。他有力地嘲笑了自由派贵族所信奉的原则和所采取的生活方式。他轻蔑地对他们说,“抄着两手,无所事事,您就是这样尊重自己的;这对社会利益又有何益处呢?即使您不尊重自己,那么您也会那么干的。”他无情地宣告旧俄罗斯的一切都应该加以否定。他雄辩地对它的卫道士说,“我会同意您的看法的,“如果您能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家庭生活或者社会生活中,给我举出哪怕一种,还没有遭到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否定的习俗规范的话。”屠格涅夫自己后来就明确地说过:“据我看来,巴扎罗夫每次跟巴维尔·基尔萨诺夫争论的时候,他都是胜利的,他从没有失败过。倘使他叫做虚无

主义者，那就应该当作革命者来解释。”

贵族基尔萨诺夫兄弟是作为巴扎罗夫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些人物的原型中包括着作者自己，以及与作者有着极为亲近关系的朋友和同时代人。作者说，“他们是贵族里面比较好的人”。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因此而去粉饰或拔高他们。作者着力表现的，正是这对贵族兄弟“精神的平庸无力”。他说，“我的整部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我顺从自己的审美感觉推选出贵族方面的好的代表人物来更正确地证明我的主题。倘使奶油是坏的，那么牛奶更不用说了。”尽管他这样做的时候，在字里行间，不免流露出对他们的惋惜和同情。

自然，新人也是从旧世界脱胎出来的，在他们的身上，难免残留着旧世界的若干印迹；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也都会有自己特殊的个性、癖好乃至特点。这是很自然的。屠格涅夫并没有把巴扎罗夫这个新人写成一种公式化的完人。在表现巴扎罗夫的坚强个性和压倒贵族的精神优势的同时，作者也没有回避他身上的弱点。比如，作者对于巴扎罗夫否定艺术和爱情的价值这种偏激思想就是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的。

不过，我们也应当承认屠格涅夫的自由派贵族的立场，对于他充分真实地反映出与自己处于对立营垒中的一代“新人”的本质特征，仍然不能不是一种限制。正因为如此，在他的笔下，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远远没有达到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那种思想高度。

首先，在屠格涅夫的笔下巴扎罗夫虽然怀抱彻底的否定精神，拥有巨大的人格力量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习惯，但却没有任何社会理想，没有真正崇高的奋斗目标。他出身于平民，却对广大的农民并不了解。尽管当时俄国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也曾抱怨过农民的不觉悟，可是他们对农民的觉醒还是有所期待的。而巴扎罗夫则认为，“俄国农民是最神秘莫测的陌生人，”，“谁能了解他？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他也曾经以祖父耕过田，以自己懂得怎样与农民谈话而自豪，但农民们却把他看成是“想饶饶舌头的”“老爷”，他也并没有自觉

地去为根本改变农民的处境而作任何的努力。他甚至以一种冷漠的态度感叹说：“他（指农民）能住上白房子的时候，我身上已经长出牛蒡草了；况且以后又当如何？”这样的“新人”与六十年代那些自觉地捍卫和代表农民利益的新人即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显然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

而且，作者也没有能够展示巴扎罗夫的发展，而是借助于一起意外事件把他“消灭”了。我们看到在小说的开头，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阴沉、野蛮、高大而且刚强、凶狠、正直的人物形象；随后，他经历了情场失意，变得颓唐起来；终于，一把小小的手术刀碰破了他的皮肤，他感染了病菌，永远离开了人世间。巴扎罗夫的这种结局来得很突然，没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但作者的这种安排，却是经过精心构思的。他认定，这个巴扎罗夫“仍旧注定了要灭亡，因为他始终站在‘未来’的门口”，“他的死应当是他那悲剧形象的最后一笔”。不待说，这样的处理毕竟是过于简单化了。用一把手术刀去轻易地结果一个拥有巨大精神力量的生命，这样来刻画“悲剧形象的最后一笔”，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也不可能收到动人心魄的效果。为什么屠格涅夫这位杰出的作家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呢？原因很简单，正如一位俄国评论家所指出的，因为“对屠格涅夫来说，这样做比叙述巴扎罗夫的前途更容易一些。他只能或者让巴扎罗夫继续发展，变成一个自命不凡的资产阶级大学者的典型，或者将他写成革命家。别的结局是没有的。于是……屠格涅夫趁着他年富力强干脆把他消灭了。”“要把巴扎罗夫写成六十年代的革命知识分子，非表现他活着是为了伟大的事业，非让他变成革命家不可；屠格涅夫没有这份魄力。”

屠格涅夫认为巴扎罗夫“注定要灭亡”，这个人物始终只是“站在‘未来’的门口”，这是因为作者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认定革命以及革命家并不是俄国未来的需要的缘故。他特意让巴扎罗夫在弥留之际进行自我裁判：“俄罗斯需要我……不，看来是不需要。那又需要什么人呢？需要靴匠……”。他还让巴扎罗夫自己也来嘲笑自己的“虚无主义”：“是的，你倒来试试否定死亡吧。它一下把你否定了，全部完结！”他并且在小说的最后用自己的旁白来宣扬死意味着“永

恒的和解”这样一种神秘主义的寂灭思想。他那种否定革命和革命家的意图,在这里不是表现得十分明显吗?对此,作者本人在后来也作过明白的宣告。他说:“现在,像巴扎罗夫那样的人是不需要的了!……需要的是;能够谦虚,而且不轻视一件小事,没有人注意的,却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例如教农人认字念书,帮助农人,在乡下开办医院等等。难道还有比这些更不可缺少的吗?”巴扎罗夫式的人物“已经过时了”。他就是这样地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上对巴扎罗夫进行了批评。

当然,屠格涅夫创造的巴扎罗夫这个形象尽管有着上述这些弱点,俄国的进步文学评论界仍然公认,这个形象是俄国文学中“第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它将长久地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光辉。当时俄国的著名民主主义批评家皮沙列夫就认为,“巴扎罗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代表,他身上集合了那些零零碎碎地散布在群众中的特点,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能够鲜明清晰地浮现在读者的想象之中。屠格涅夫对巴扎罗夫的典型作过深入的思考,他对它了解的准确程度,是我国任何一个年轻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及的。”民意党人甚至在屠格涅夫出殡那一天散发的传单中赞扬他“……是不自觉地——用他那颗敏感的、仁爱的心同情过俄罗斯革命,甚至为革命服务过。”赫尔岑并且认为,为了他的创作,人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深刻而热烈的感谢,把他看作是俄罗斯伟大的艺术家和正直的公民”。

1995年1月于自得园

目 录

前 夜

| | |
|----------|--------|
| 一 | (3) |
| 二 | (11) |
| 三 | (14) |
| 四 | (17) |
| 五 | (22) |
| 六 | (27) |
| 七 | (30) |
| 八 | (34) |
| 九 | (39) |
| 十 | (43) |
| 十一 | (48) |
| 十二 | (52) |
| 十三 | (56) |
| 十四 | (59) |
| 十五 | (63) |
| 十六 | (74) |
| 十七 | (79) |
| 十八 | (84) |
| 十九 | (89) |
| 二十 | (92) |

| | |
|-----|-------|
| 二十一 | (96) |
| 二十二 | (97) |
| 二十三 | (103) |
| 二十四 | (109) |
| 二十五 | (111) |
| 二十六 | (117) |
| 二十七 | (119) |
| 二十八 | (121) |
| 二十九 | (126) |
| 三十 | (130) |
| 三十一 | (137) |
| 三十二 | (140) |
| 三十三 | (143) |
| 三十四 | (152) |
| 三十五 | (158) |

父与子

| | |
|----|-------|
| 一 | (165) |
| 二 | (168) |
| 三 | (170) |
| 四 | (175) |
| 五 | (179) |
| 六 | (185) |
| 七 | (189) |
| 八 | (194) |
| 九 | (200) |
| 十 | (203) |
| 十一 | (215) |
| 十二 | (218) |

| | |
|-----------|-------|
| 十三 | (223) |
| 十四 | (230) |
| 十五 | (234) |
| 十六 | (238) |
| 十七 | (247) |
| 十八 | (257) |
| 十九 | (262) |
| 二十 | (268) |
| 二十一 | (278) |
| 二十二 | (293) |
| 二十三 | (297) |
| 二十四 | (304) |
| 二十五 | (320) |
| 二十六 | (330) |
| 二十七 | (337) |
| 二十八 | (352) |

前 夜

一八五三年的一个酷热的夏日，离昆采沃^① 不远的莫斯科河河岸上，有两个青年人躺在一棵高大的菩提树的树阴里的草地上。其中的一位看上去约有二十三岁，高个子，脸色黝黑，鼻子尖尖的，并且略微有点歪斜，高高的前额，肥大的嘴唇上挂着矜持的微笑，正仰躺着，微眯起灰色的小眼睛，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另一位则用双手支着长着一头淡黄色卷发的脑袋，俯卧在地，也凝视着远方。他比同伴大三岁，但看上去却好像年轻得多，他的胡须才刚刚长出来，下巴上还有卷曲的茸毛。他那线条细腻的娇嫩的圆脸盘上，他那双迷人的褐色眼睛里，他那突出的漂亮嘴唇和一双白皙的手上，均有一种孩提般招人喜爱的东西，一种极有魅力的美感。他身上的一切全都是健康正常的，全令人感到一种幸福的愉悦，他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无忧无虑，过于自信，娇气十足，正值迷人的青春妙龄。他像那些知道人家很乐意欣赏他们的小男孩一样，转动着眼睛，用手支着脑袋在微笑。他身穿一件像男式短上衣似的肥大的白色大衣；他的细头颈上围着一条浅蓝色的头巾，一顶皱巴巴的草帽平放在他身旁的草地上。

与他相比之下，他的同伴就好像是位老人；望着他那行动不灵便的身体，谁也不会想得到：他也在自我欣赏，自我感觉也很好。他姿态不太舒服地躺着；他那上宽下尖的脑袋不太舒服地坐落在一截长长的头颈上；他的双手、他那被一件短短的黑色常礼服裹得紧紧的躯体、他那像蚱蜢后腿似的膝盖高翘的双脚所取的姿势也令人感到不舒服。尽管如此，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他那整个难看的身体中表现出“为人正派”的特征，他的脸长得并不漂亮，甚至有点滑稽可笑，却能表示出他有思索的习惯，还有一副

① 莫斯科西部地区，位于莫斯科河右岸。——译者注。

好心肠。他的名字叫安德烈·彼特罗维奇·别尔谢涅夫；他的同伴，即那个浅黄色头发的青年，名字叫帕维尔·雅科夫列维奇·舒宾。

“你为什么不像我这样躺着？”舒宾开口说，“这样躺可舒服得多啦。尤其是朝天翘起双脚，让两只鞋后跟相互敲击的时候——瞧，就这样做。草在鼻子底下：风景看厌了——那就看看大了起来的小甲虫，看看它是怎样在草茎上爬的，或者看蚂蚁，看看它是怎样忙忙碌碌地干活的。真的，这样可舒服啦。可你现在却摆出了一种伪古典主义的姿势，活像一个靠在硬纸板制成的悬岩上的芭蕾舞女演员。请你记住，你现在完全有权休息。以第三名学士身份毕业，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呀！休息一下吧，先生；别再紧张啦，请舒展开自己的肢体吧！”

这一席话舒宾是有点懒洋洋，有点开玩笑地带鼻音说出来的（被宠坏的孩子就是这样同家里那些带糖果给他们吃的朋友说话的）。他不等对方回话就继续说下去：

“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蚂蚁、甲虫及其他昆虫身上的那股惊人的顶真劲；它们煞有介事地前后奔波，好像它们的生活真有某种意义似的！得了吧，人——万物之灵、最高级的生物，正在观察它们，可是却睬也不睬他：也许还会有一只蚊子降落到万物之灵的鼻子上，并开始把它当作自己的食物来享用。这令人叫屈。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的生活有哪些地方不如我们的生活呢？既然我们允许自己摆架子，它们又为什么不能摆架子呢？喂，哲学家，请给我解答这道题目！你干吗默不作声呢？”

“你说什么？”别尔谢涅夫猛地一抖身体说。

“你说什么呀！”舒宾重复道，“你的朋友在你面前叙述一些深奥的思想，可是你竟不听他说。”

“我在欣赏风景。你看，这一大片田野在阳光照射之下显得多么辉煌啊！”（别尔谢涅夫的翘舌音发得不大准）。

“放出的色彩是顶呱呱的。”舒宾说道，“总之，那是大自然呀！”

别尔谢涅夫摇了摇头说：

“你本该比我更强烈地赞赏这一景色。这与你有关：你是个演